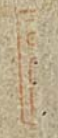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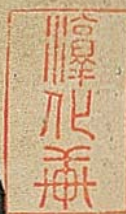


我見黃河水
凡經多少度清
水流如激箭





任運隨緣：

黃庭堅〈寒山子龐居士詩〉卷

宋哲宗元符二、三年間（一一〇九九～一一〇〇〇），黃庭堅貶謫到戎州，寓居城南的「任運堂」。

傾心禪修，使他超脫生活的困境與身體的不適，

又因為年輕學子的激發，詩文書法創作不輟，而且有新的體驗。

〈寒山子龐居士詩〉卷是黃庭堅（一一〇四五～

一一〇五）晚年貶謫時期，重要的大字行書之一。

全卷四紙接成，二十六行，每行字數不等，每字約

四至八公分，共一百二十五字。書寒山子詩二首，

另半首。卷末以相同大小的字形與字體題識云：

任運堂試張通筆，為漫聳上座書寒山子龐

居士詩兩卷。涪翁題。

何傳馨

「任運堂」是黃庭堅在元符二年至三年間（一

〇九九～一一〇〇〇），被旨移戎州（四川宜賓）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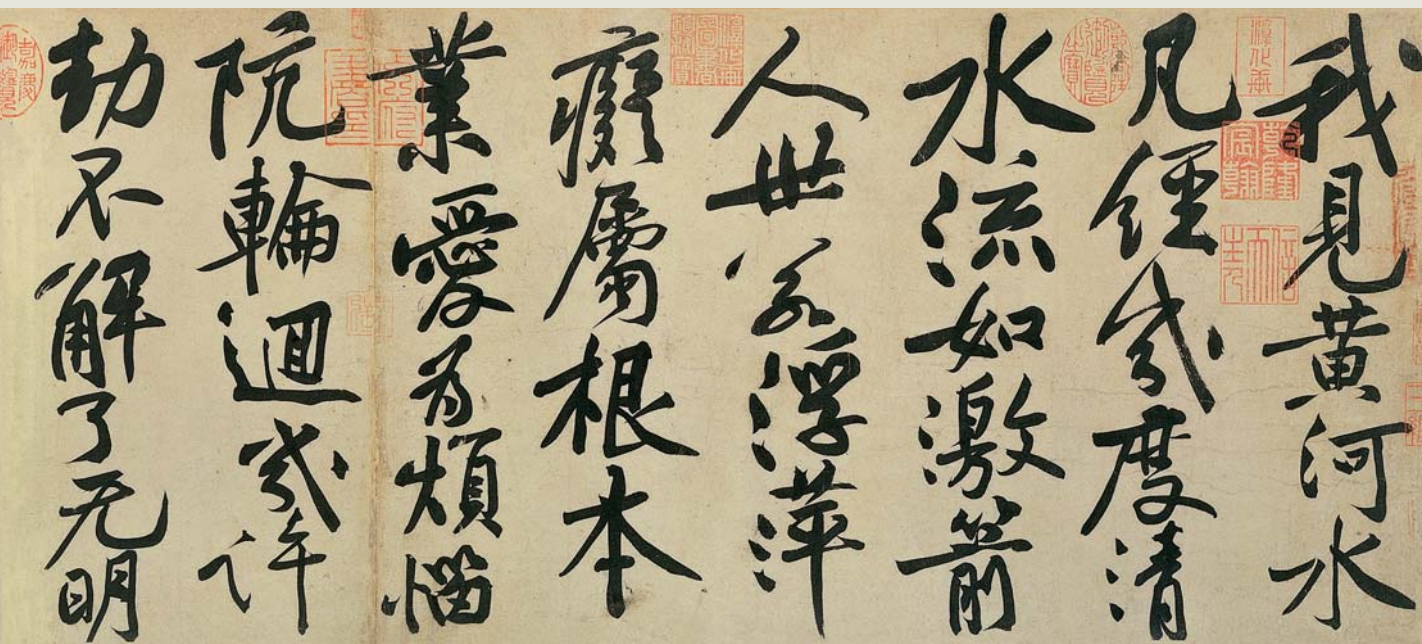
置，所居處所的齋館名，關於確切的居住時間及緣

由，論者略有不同說法，一說在元符二年（一一〇九

九）四月至九月間。一說在元符二年正月到元符三

年末，從各家所引資料推斷，本文從後一說。〈寒

山子龐居士詩〉卷即書於此際。



宋 黃庭堅〈寒山子龐居士詩〉卷（局部）紙本 29.1×213.8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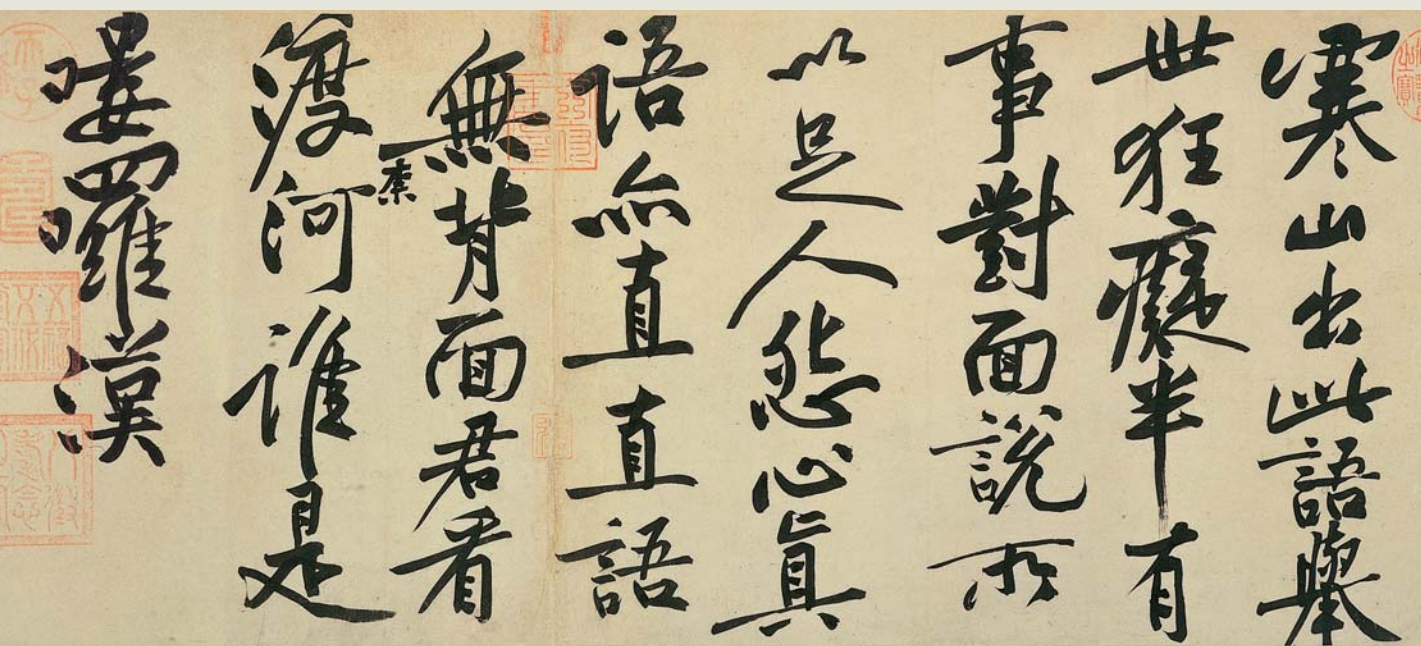
元符元年六月，黃庭堅抵達戎州，先借住在南寺無等院，八、九月間，在城南修建新的房舍，大約十月間遷入新居，取名為「任運堂」，並作〈任運堂銘〉，述說取名的緣由：

或見僦居之小堂名任運，恐好事者多以藉口，余曰騰騰和尚歌云：今日任運騰騰，明日騰騰任運，蓋取諸此。余已身如槁木，心如死灰，但不除鬢髮，一無能老，比丘尚不可耶。

取名「任運」，是從唐代洛陽福先寺仁儉禪師而來，《景德傳燈錄》載仁儉禪師「自嵩山罷問，放曠郊廓時，謂之騰騰和尚」，在他廣為流傳的〈了元歌〉中說：「今日任運騰騰，明日騰騰任運，心中了了，總知且作佯癡縛鈍。」黃庭堅借此以顯示任運隨緣的心境。

「槁木」及「死灰」二詞，則出自《莊子》〈齊物論〉，云：「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」後來亦為禪僧及宋代文人詩文中借用。黃庭堅以「槁木庵」、「死灰寮」作為其中兩間居室的名稱，顯示參禪與莊學的融合，不過他自承仍是停留在老莊的超脫世俗之境，未能除鬢髮，出家為僧，追求生命的解脫。

黃庭堅早年因地緣關係，很早就與源於家鄉江西的禪宗黃龍派結緣，宦游期間，結交許多佛門高僧。他與禪宗的關係，經常被引述的事蹟包括：載於禪宗史乘《五燈會元》，向杭州圓通禪師法秀



(二〇二七)一〇九〇)及黃龍祖心禪師晦堂問道，受其啓發；元豐三年經舒州(安徽)，游三祖山山谷寺，因對三祖的景仰，而自號「山谷道人」；元豐七年(一〇八四)過泗州(江蘇)僧伽塔，作〈發願文〉，戒酒戒色；另外在黃庭堅的詩文書札中，也有多篇禪師語錄序，勸緣疏文，開堂疏文，禪師像贊，禪寺紀游及書寫佛教經典等書蹟。參禪修行對於他面對生活與仕途的挫折，文學與書畫藝術的創作及評論上，都有深刻影響。

元符元年，黃庭堅有兩件書札致成都六祖寺住持範長老，提到此「城南僦舍」任運堂的修築及簡樸的生活景況，其一八月十六日札，云：「庭堅寓居處漸完葺，內外終不會省費，然厚薄亦隨緣。：前所寄諸書甚助荒廢，欲隨事記數句，尚未暇，惟悅老語錄常在几案間，一日緣會便下筆矣。」另一件十月十五日札，云：「庭堅城南僦舍既安便，凡百不復與公家相關，衣食薄厚隨緣。時時扶杖到人家，倦時或經月不出，亦自有味，恨未得從容耳。」(寶真齋法書贊卷十四)

次年四月，黃庭堅曾為峨眉史慶崇草書劉禹錫樂府九首，在跋識中自道景況云：

累日倦舍中，賓客既解舟，意猶煩倦，欲眠則晝熱不可伏枕，試令作墨瀋，遂為峨眉史慶崇草此樂府二十七章。盛夏又臂痛，書罷汗透絺綌(粗葛布)，風冰臂指，老態百出，恐自此不能漸書矣。元符



寄語諸仁者
仁以何為懷
歸源知自性
自性即如來
任運堂試張
通筆為
灑淨上座
書寒山子龐

二年（一〇九九）四月甲戌戎州城南伽舍
任運堂中書。（山谷集別集卷十二）

另外元符三年正月，為其甥書〈韓愈送孟郊序〉，並作長跋（本文不存，跋文今藏於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），也生動的描述了所處環境及當時身心情狀，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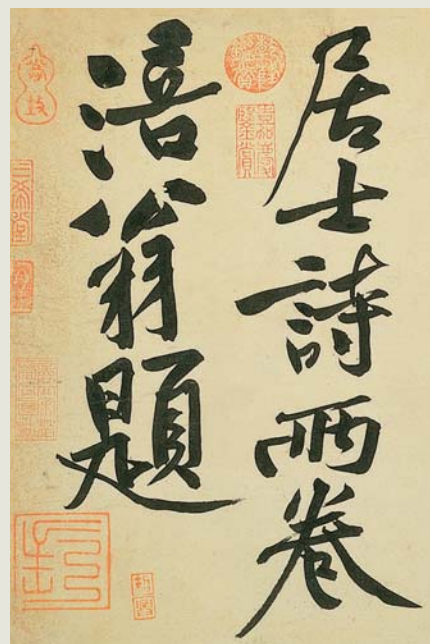
元符三年正月丁酉晦，甥雅州張大同治任將歸，來乞書，適余有腹心之疾。是日小間，試筆書此文，大同有意於古文，故此遺之。時涪翁自黔南遷於樊道（即戎州）三年矣，寓舍在城南屠兒村側，蓬藿拄宇，鼯鼯同徑。然頗為諸少年以文章翰墨見強，尚有中州時舉子習氣未除耳。至如風日晴暖，策杖扶蹇蹶，雍容林丘之下，清江白石之間，老子於諸公亦有一日之長。時涪翁之年五十六，病足不能拜，心腹中帶芥如懷瓦石，未知後日復能作如許字否。

由這些文字與遺存書蹟來看，居處簡陋，受到臂痛、足疾與腸胃不適等病痛所苦，然而因為年輕輩愛好文章翰墨的激發，對書法創作卻有著濃厚的興趣。〈書寒山子龐居士詩〉卷也是在同樣的禪修生活及身心狀態之下的作品。

唐僧寒山子（八世紀）行跡隱密，傳說詩作多題於樹間石壁上，後人輯錄成三百餘首行於世，詩語亦莊亦諧，直率質朴，不受詩格規範，而機趣橫

溢，深入人心，因此廣為唐宋以來文人及禪僧喜好。黃庭堅文集中有〈戲題戎州作余眞〉一詩（山谷集別集卷二），自喻為寒山子後身，因為俗人所惱，欲避入石壁中。除了此卷外，另外也有抄寒山子詩贈友人的例子。近人引用禪宗史料，記載晦堂祖心禪師（一〇二五～一一〇〇）命黃庭堅和寒山子詩，黃庭堅坦承難以爲和，可以看出對寒山子詩的興趣及傾仰。不過黃庭堅此卷所錄，對照世傳《寒山詩集》一卷本，有多處異文或省略的詩句。例如第一首第三、四聯，傳本作「癡屬根本業，無明煩惱坑。輪迴幾許劫，只爲造迷盲。」黃庭堅改爲「癡屬根本業，愛爲煩惱院。輪迴幾許劫，不解了無明。」顯然更爲工整而有深意。第二首傳本末句多出「冥冥象臺路，被業相拘絆。」一聯，過於累贅，黃庭堅略去此聯，增加了詩的張力。這些更改顯示出黃庭堅對於詩作自主的一面，與他在書法創作上的特立獨行皆爲脈絡相通的。

乾隆皇帝（一七一〇～一七九九）在此卷上兩次



題識，一是書於引首的「超脫塵根」四字，頗契合書法的形式與內容。後來爲太上皇（一七九五）以後再於前隔水裱綾題識，卻否定了原本的看法，云：

雙鉤既偽，詩更誤，向謂上等，實錯。

這應是出於未能深究黃庭堅更刪寒山子詩的本意。另一個前人未注意到的問題是本卷只有寒山子詩兩首半，但是題識卻說：「書寒山子龐居士詩兩卷」，顯然當時試張通筆所書，尚有龐蘊居士（約七世紀）詩數首，並裝爲兩卷。細看第三紙與第四紙接縫處，「內府書印」下方左右各有一朱文半印及白文半印，（見附圖）朱文印可辨識爲與第一、二、三紙騎縫相同的「張」字，白文半印不能辨，但兩印屬騎縫印，「張」字印的左半應在書第三首寒山子詩後半的紙上，不明白文印的右半應在已佚失的部份上，可知現在的裝裱皆非原本情況，也可以推知黃庭堅當時實際書寫了兩卷，在進入南宋高宗內府收藏時，已逸去寒山子詩第三首的後半及龐居士詩。

至於此卷筆法的控馭從容自如，墨色腴潤飽滿，個別字的點畫、問架，上下字及鄰行間，保持著均衡而有輕重、大小、疏密變化及節奏，有些不经意寫出的飛白，戛然中止的重捺，或輕鉤帶筆的牽絲，左右傾側的體勢，都十分流暢自然，毫無遲滯猶疑的現象，絕非雙鉤填墨之作，歷來學者也未無疑者，乾隆皇帝會視爲上等真蹟，並於乾隆二十二年（一七五七）御臨一過，（《皇朝通志卷一一九》八十五

歲再題時，卻認爲是雙鉤僞本，著實令人不解。

元符元年（一〇九八）三月，黃庭堅從黔州（四川彭水）出發，經長江水路，於六月間抵達戎州（夔道），途中「觀長年盪槳，群丁撥棹」，對於書法用筆頗有體會，自道：

山谷在黔中時，字多隨意曲折，意到筆不到。及來夔道，舟中觀長年盪槳，群丁撥棹，乃覺少進，意之所到，輒能用筆。然比之古人，入則重規疊矩，出則犇軼絕塵，安能得其髣髴耶。（山谷集別集卷十二跋

唐道人編餘草藁）

在另一則題跋中也有類似的反省，云：

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，及移戎州，見舊書多可憎，大概十字中，有三四可耳。

今方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語，但難爲知音爾。

（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八書右軍文賦）

可見戎州時期是黃庭堅在書法上重要的轉折期，主要在於力與意達到完美的結合。論者認爲由於禪宗思想的影響，使他以禪意加入書法創作中，表現了無所束縛的精神，超凡絕俗，追求獨特的個性表現，與自由無羈的情感表達。也有學者將黃庭堅這時期的大字行草書，視爲貶謫心態的表現，與蘇軾的書〈寒食詩〉卷比較，黃庭堅所表現的更爲複雜，更多情感。

此卷初爲張氏收藏，南宋時入高宗（一一二七—一一六二在位）內府，四紙間均有騎縫印「內府

書印」，幅末並有「紹興」連珠小璽。後歸賈似道（一一一三—一二七五），幅末有「悅生」葫蘆印、「長」字印，最下角尚有「賈似道」一印，已破損不辨。德祐末（一二七五）賈似道家遭籍沒，此卷歸於福建地方官府，幅前有「台州市市房務抵當庫記」殘印。元代延祐四年（一三一七）於拖尾題跋。明代藏傳不詳，入清歸宋犖（一六三四—一七一三），於本幅後及前隔水鈐有「商丘宋犖審定真跡」、「商丘宋犖書畫府印」、「寶軸時開心一灑」、「巡撫江西地方兼理軍務關防」（漢滿文）等印。乾隆二十二年以前入藏清內府，鈐有清宮鑑藏諸璽，著錄於《石渠寶笈》三編。

參考書目

1. Shen C. Y. Fu, "Huang Ting-chian's Calligraphy and His Scroll for Chang Ta-t'ung: A Masterpiece Written in Exile," Ph. D. dissertation,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6.
2. Peter Sturman, "Stenciling the Cry of Cold Insects: Meaning and Design in the Exile Calligraphy of Huang Tingchian and Su Shi," *Oriental Art*, vol. XLVI, no. 5 (2000), pp. 10-18.
3. Wen C. Fong and James C. Y. Watt, *Possessing the Past: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, Taipei* (New York: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, 1996), pp. 152-154.
4. 黃君，〈生命旅途的傳真寫照——黃庭堅書室名號研究〉，《書法研究》，一九九六年，第四期，頁十八—二十。
5. 水寶佑編，〈中國書法全集三五、三六黃庭堅卷一、二〉，北京：榮寶齋，二〇〇一。
6. 錢志熙，〈黃庭堅與禪宗〉，《文學遺產》，一九八六年，第一期，頁三三—四一、一一九。
7. 陳耀東，〈黃庭堅論杜甫與秦山子〉，《杜甫研究學刊》，二〇〇三年，第一期。